

◇ 罗书华 著

红楼细细读

*Honglou
Xixidu*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I207.411/87

2007

著

工 楼 细 细 读

*Honglou
Xixidu*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细细读/罗书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309-05824-6

I. 红… II. 罗…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069 号

红楼细细读

罗书华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复文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426 千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5824-6/I · 414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李灵年

二十年前,书华从江西来到南京,跟随我学习中国古代小说,虽说他学位论文的对象是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但是,他对《红楼梦》的兴趣在当时已经露出端倪。记得毕业实习的时候,他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九一届讲授的课程就是选择的《红楼梦》。毕业以后,他到江西一所大学任教,对于《红楼梦》的兴趣更加浓厚,开设《红楼梦》课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后来他到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开始陆续发表《红楼梦》论文,毕业之前还出版了《红楼梦:悠远的生命叙述》一书(本书再版时名为《正说红楼梦》)。他在这些论文与论著中提出的“双凤护珠”与“全书七单元”等新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复旦博士后出站之后,他又连续多年在复旦讲授《红楼梦》,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这部《红楼细细读》在此前提出的“双凤护珠”与“全书七单元”新说的基础之上,对于各单元重点回目进行细读细评,有意无意中新创了一种通论和评点相结合的专著体例。从研究方法上说,他是将自己对《红楼梦》的整体研究贯穿在条分缕析的评点当中。反过来说,条分缕析的评点正可以论证他对这部小说的整体理解。

对人物性格的批评在书中占有很大分量。这些分析虽然散见各处,实则成系统,处处照应。如果将对宝、钗、黛等人物的评点前后联系起来看,便可以看出性格的一致性、不同的侧面以及变化来,并且人物之间

也常常顾及差异的比对。如宝玉,《细读》对其性格主导方面看得十分透彻,“宝玉之为宝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用自己的脑袋想他人的心事,比当事人更当事人。”“宝玉眼里心里,罪与错总是在自己或自己人一边,道歉从来就是易事而不是难事,是欢喜的事而不是生厌的事。心思所系都是别人的感受。”“宝玉最厌恶‘受教导’,推己及人,也不愿他人‘受教导’。”因此,当香菱的裙子弄脏后,宝玉替香菱担心,“比香菱还想得更细致、更周全,比香菱还香菱”。甚至议论到残荷时,宝玉的爱憎好恶也随黛玉而转移,《细读》概括道:“说可恨时是真觉可恨,说可爱时真觉可爱。说可恨是自己觉着可恨,说可爱是因为黛玉觉着可爱。随声附和,宁肯逆了自己也不肯逆了黛玉的意。若只是看作‘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岂不冤煞宝玉。”这也正是叛逆性格之特殊之处。对于黛玉,《细读》认为“与人为敌黛玉最为兴奋。黛玉常觉挤压,常怀戒备,常筑堡垒,也常出击”(见第八回批)。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和性格心理,《细读》揭示出黛玉即便与宝玉两个人时,口吻也不时露出矛盾抵牾来,“前一句还是‘你家三丫头’,忽而变作‘咱们家里’,接着又回到‘替你们算计’。黛玉的苦,苦就苦在这里。既是‘你们’又是‘咱们’,有时‘你们’有时‘咱们’,颠来变去,没有一扇安全门”(见第六十二回批点)。

《细读》在论到宝钗的个性时更多用了描述的方式,原因是宝钗的个性很难直接概括。比如第八回中,他说:“宝玉掀帘进来时不知,宝玉贪婪地上下打量时不知,终于要到宝玉开口说话时,才抬头。宝钗的沉静可知。”并且“先是沉静不知身外动静,一旦发觉客来,即连忙起身、道谢、让座、吩咐斟茶,后又问候众人,礼数周到,次序井然”。“看宝钗问候,先是老太太,再是姨娘,其后是众姐妹,不肯落了一人。对老太太、姨娘是问安,对众姐妹则是问好。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没有一丝含糊。可做人际交往教科书”。但是宝钗“虽然深知礼数,仍然不能忘情”。同在第8回里,读者往往注意了含酸带刺的黛玉,而忽略了宝钗回应黛玉的那一番话,“真正宝钗这张嘴!可以说是责怪,又可以理解为欣赏。欣赏中有责怪,责怪中又有欣赏。责怪的是所说的话,欣赏的是说话的人。

既不失准则,又极具亲和;既有理性,又富感情;似经思索,又不缺真诚。不是宝钗,没有人说得出口等话语。”《细读》把握住了宝钗性格的复杂性,也充分领会到了小说家笔下的分寸感。

《细读》善于把握人物个性的多重侧面。如对晴雯性格的评点,冷天里爬上梯子贴字,“不做此事,不是晴雯;不摆此功,不是晴雯;不说手冻,不是晴雯。”突然遭遇王夫人的盘问,“千言万语只说自己笨,千言万语只说自己欠伶欠俐,千言万语只说自己只在外间看屋,千言万语只说自己远着宝玉。……晴雯明白,失职只是打嘴,伶俐却是耍命。”但是压抑的情感,“千回万转,千曲百折,几经阻遏,几番蓄势,一江怒水终于咆哮跳荡决堤而出”,敢于反抗侮辱的也是晴雯。

再如对探春的批评。“怕父亲、求哥哥、积小钱、好玩具”。数说起自己的生母赵姨娘来,直可“名为‘骂姨娘文’。先骂‘糊涂’,再骂‘阴微卑贱’,继骂‘昏愤’”。可见探春刻薄、撇清的一面,但要看到“这篇骂姨娘文,根底里却是探春绝望的嘶鸣,痛苦的呻吟,血淋淋的哭泣”。也正是她更能看出大家族的病根,反戈一击,“有气势、有激愤、剑拔弩张,瞋目欲裂,一句更比一句痛”。“无私无畏,所向无敌”,“一肚皮腌臢恶气”。因此骤遭恶奴轻薄,“下手狠,下手快。语犹未了,掌已飞来。‘啪’声早起,挨掌人还在嬉笑”;“势大力沉的一掌,蓄谋已久的一掌,十几年怨恨怒炼成的一掌”。“声似利剑,刺破长空。掌击老脸,语穿愚心。非如此不能消气,不能解怒。……与之相比,晴雯的怒底蕴不足,又轻,又薄”。评书人不禁赞道:“三百年的时空,隔不断这记闪电般的耳光。”将散见于书中的批点集中起来看,足见他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的把握。

《细读》既突出主人公,又广泛顾及小说中方方面面的形象。他对较为次要的人物也给予富有见地的点评,这种点评往往让那些不经意的话有了意味,例如在刘姥姥一句答话后《细读》道:“贾母问园子好不好,刘姥姥不直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得不得了’等字,却从乡下人过年买画说起,说那画上景物美得难以置信,又说这里比画儿强十倍,

一直说到乡人若能够在画里见见这园子就是死了也值。不见一个‘好’字，却分明比连说一百个‘好’更好。贾母怎能不心满意足。姥姥真会说‘好’，真说得好。”至于像板儿那样一个龙套，评点者也没有忽略他的小小意味和功能。

《细读》对人物的认识与他对《红楼梦》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小说第五回，宝玉到了太虚幻境，“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细读》道：“他人视为生存之本的‘家’，宝玉却宁愿其无而不愿其有。而原因也很简单：有家就有父母、师傅；有父母、师傅就逃不过挨打——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许只是一年挨一次、两次打，而在心里面，他们却天天有棍棒晃动的影子。一部红楼，全由此句化出。一部红楼写的就是对家与亲的体验与抛弃，对‘有趣’去处的追寻。宝玉出家的历程，从这句话就开始了。”在大观园为花饯行处，《细读》道：“一部红楼，何尝不是为花儿饯行。”在“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处，《细读》道：“宝玉一生写照，由黛玉说出。知宝玉者莫若颦儿。颦儿说来字字见血，颦儿泪滴不断，根源在此，具体的人事尚在其次。”宝玉生日，只有张道士、和尚、姑子送礼处，《细读》道：“果然冷清。‘只有……还……并……并’，连作书人都看不过去。只有道士、和尚记挂宝兄出生这一日。读者万万请注目。”在平儿安慰尤二姐处，《细读》道：“一部红楼，会将他人的罪孽归咎于自己、会深深地自责的，除了宝玉，也就平儿一人。”这些评点虽只言片语，但都能统领小说的总体意义。

《细读》的着眼点不在文章作法方面，但在紧要之处，他往往点出“笔法”、“叙法”。如在二十七回“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后批道：“明明白白的时间节点。一个节点就是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一立，笔法立变。”由此批者还作了大胆的假设。第八回在对宝钗的外貌性格的描写后，批道：“‘罕言寡语’与‘安分随时’已经不是一时一地表现的面貌，而是人在较长时段里所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并

非宝玉此时此刻所能看得清楚,而包含他人意见与宝钗内心想法的‘人谓藏愚’、‘自云守拙’两句,更不是从宝玉出发。可知这几句已经从宝玉的内在视点过渡到叙述者的超越视点。作书人恨不能将宝钗的整体印象一股脑儿表达出来,不自觉间便跨越了叙述的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细读》大胆地指出了小说叙述描写中存在的败笔,如六十九回,在写凤姐算计尤二姐和秋桐时,他发现“与红楼笔法大异”。同回,在写尤二姐死后忙乱一节,《细读》认为笔法“杂乱无章”,实属败笔。至于九十八回贾母之死,写众人哭相,《细读》认为与四十回写众人笑态相比,“一篇大文章,活活被作者草草作践”。一百一十回,写为贾母送殡时的宝玉,《细读》认为:“宝玉不是在吊唁祖母,而是专为鉴赏美女而来。……丧礼之中,满眼只是女人的妆扮,满脑子只是女人的颜色,真不知作者把宝玉当作了什么人?”

总的来说,《细读》的新见是建立在他对《红楼梦》的整体见解上的,如对结构单元和人物功能的独到看法。但是评点的新见更多的是体现在评点者对文本所下的功夫上,例如,他对小说第一回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常识和细读而来的。《细读》认为“‘此开卷第一回也。……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是第一回总评”。在“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处,《细读》指出:“全书正文从这里开始。”

不妨再看几处。第八回说宝玉“又恐遇见他父亲”,《细读》提示“不是‘又恐遇见父亲’,从外面而不是从宝玉的角度叙述”。第四十回写刘姥姥引发的大笑,《细读》发现“独独漏下一个宝钗”。第六十回,当“探春问起原故,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细读》道:“‘一五一十’,却又‘说个不清’,奇奇妙妙。若在别处,必曰不通之至。用于赵姨娘,却成绝妙好辞,换半个字不得。”第六十二回,袭人送茶给黛玉,偏巧宝钗也在,只端了一杯茶来,结果是钗、黛共用一杯。《细读》道:“奇怪,宝钗也一反常态起来。竟然抢先拿起杯来,竟然将残羹剩水递给黛玉。哪里是克己让人的宝钗,哪里是心机重重的宝钗。若不

写出‘宝钗’二字，谁不会以为是略无心机、随性自然的湘云。真不知黛玉怎样处置这半杯。翻天覆地之笔，神魂出窍之笔。颦儿居然向人道谢，居然这样随便无芥蒂，居然这样乖乖。与周瑞家的送宫花时比，真真换了一个人。好一杯茶，洗了宝钗的心，革了黛玉的面，喝出两个全新的女儿。袭人送茶，宝玉一杯，宝钗、黛玉各半杯。似有深意，大可玩味。”这些都是由细读而来的新见，涉及叙事、个性以及个性的对比和变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细读，尖细深密而不流于琐碎，准确有力，恰到好处。

读完书华的《红楼细细读》，不禁想起当年吴组缃先生在研究《红楼梦》等作品时强调的“细嚼”功夫。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先生以作家兼文学史家的独特视角，在整体把握《红楼梦》的主旨与主线的前提下，对作品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生活描写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剖析，针对很多论者对《红楼梦》的误读和空论，撰写了《论贾宝玉的典型形象》等著名论文，影响深远。吴先生计划写一部吴批《红楼梦》，大家都希望看到他的批点，可惜未能实现，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书华《红楼细细读》的问世，表明吴先生所提倡的细读深究的研究方法是有生命力的。时隔多年，年轻的学者终究延续了这一传统。

其实，追溯更远，细读本是中国传统的阅读和研究方法。经、史、子、集的注疏以及明清评点家批评戏曲、小说等，无不以细读为基础。西方的新批评和解构主义同样强调“细读”，并有系统的“细读法”。古今中外的细读法虽有很大差异，但是正像韦勒克所说的，“任何一门知识要发展都必须对它的研究对象作仔细精密的观察，把事物置于显微镜下分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

细读一部长篇巨著，不仅需要毅力、勇气，还需要精通细读的技艺和批评的形式。从根本上说，还需要热情和心境，方能真正融入天才作家的意识洪流中去。这一切，书华都具备了。如今，看着这深思细读结出的硕果，我十分欣喜写下这些话。祝愿书华全部的《红楼梦读》早日竣工。

出版说明

一、本书是一部新颖、独特的《红楼梦》读本。全书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绪论（对全书结构的分析）和对各单元的总体分析，二是对每个单元中典型回目的细读。通过对全书结构、各单元结构独特细致的分析，以及对典型回目的细读，相信可以真正走进红楼，领会红楼精神。

二、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在复旦大学主持“红楼梦讲谈”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之一。“红楼梦讲谈”是开放的、讨论式的课程。主持人在每学期前布置好各周的论题与阅读材料，学生在课前深度阅读与思考，然后进入课堂聊天与讨论。这部《红楼细细读》曾在几个学期里用作阅读、思考与讨论的对象材料。书中有些单元的论述吸收了课程讨论的成果，从中可以聆听到复旦光华楼里传出的红楼讲谈声。

三、本书对全书结构及各单元的分析曾经在学术期刊以及《正说红楼梦》（又名《双凤护珠：红楼梦的结构与叙述》）中发表过，其中“双凤护珠”说与“全书结构七单元”说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重大的影响。这次用作全书细读的构架，应该对《红楼梦》整体结构与精神的理解有较大帮助。而细细品读的第一回、第五回、第八回、第十二回、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第四十回、第五十回、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第六十二回、第六十八回、第六十九回、第七十四回、第九十八回、第一一〇回、第一二〇回可以说是全书最为关键的回目。读懂了这些回目，基本上可以说读懂

了《红楼梦》。没有读懂这些回目,当然也谈不上读懂《红楼梦》。

四、本书的细读部分包括小说原文与细读两部分。其中黑色五号宋体是小说原文,原文后面以及双圈后面的彩色五号仿宋体是细读文字。细读之外,本书对于小说中的难懂字句,作了注释,对原文中的有些错漏,也作了校勘。作者在自己直接面对作品细读细评之后,还参考了至今几乎所有的《红楼梦》评注,并对其中优秀的评点作了摘录。书中的“脂评”指的是脂砚斋评,其中“脂甲”指的是一般所说的甲戌本评,“脂庚”指的是庚辰本评,“戚评”指的是戚序本的批评,“王评”指的是王希廉批评,“张评”指的是张新之评,“姚评”指的是姚燮评,“蒙评”指的是王蒙评。这样,一册在手,不仅可以品尝本书作者默墨斋的红楼梦细读,还可以品尝到在这之前的优秀评点。

五、本书是作者《红楼梦读》的一部分。《红楼梦读》已经完成对《红楼梦》的初读初评,但还没有对全部回目作深度整理。该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目 录

序 言	李灵年
-----------	-----

出版说明

绪 说 双凤护珠与《红楼梦》的结构

1. 两只凤凰和结构核	1
2. 两只凤凰与截面	6
3. 两只凤凰和主线	11
4. 两只凤凰和单元	20
5. 两只凤凰与波澜	28

第一单元 (第一至五回):来龙与去脉

1. 石头和绛珠仙草	37
2. 甄士隐和贾雨村	39
3. 压缩的红楼	42
4. 第一回细读	43
5. 第五回细读	69

第二单元 (第六至十六回):高悬的风月宝鉴

1. 芥豆之微刘姥姥	101
2. 初试云雨贾宝玉	104

3. 秦氏姊弟,逆锋起笔 107
4. 第八回细读 112
5. 第十二回细读 135

第三单元 (第十七至三十六回):一情所注 百折不回

1. 父子之间 151
2. 宝黛爱情 154
3. 第二十七回细读 162
4. 第二十八回细读 185

第四单元 (第三十七至五十四回):诗宴不尽大观园

1. 贾政告退 209
2. 诗潮逐浪高 210
3. 第四十回细读 215
4. 第五十回细读 245

第五单元 (第五十五至六十四回):青春的狂欢

1. 青春狂欢节 272
2. 群芳汇聚的赏心乐事 275
3. 第五十九回细读 278
4. 第六十回细读 292
5. 第六十二回细读 312

第六单元 (第六十四至七十回):最后的贵族

1. 英雄末路王熙凤 349

	2. 异峰突起尤三姐	351
	3. 第六十八回细读	353
	4. 第六十九回细读	372
第七单元	(第七十一至八十回):红消香断 柳折花摧	
	1. 邢王夫人露峥嵘	393
	2. 无可奈何花落去	397
	3. 第七十四回细读	398
后四十回	(第八十一至一二〇回):维纳斯的续臂	
	1. 第九十八回细读	431
	2. 第一一〇回细读	447
	3. 第一二〇回细读	464
后 记		487

双凤护珠与《红楼梦》的结构

作品是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结构则是创作者与作品的中介。对作品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作品意蕴的了解,而且是探究作者艺术匠心的有效途径。应该说,《红楼梦》的结构一直就受到论者的重视,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迄今为止的结构学研究多半还是就或主线或段落单元或情节波澜等局部进行。他们多半未能联系作品的结构核点,也就是作品构思的基本点来系统考察,如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本文欲将在这方面作点尝试。

I 两只凤凰和结构核

《红楼梦》里翩翩翻飞着两只凤凰,一只是凤姐,一只是宝玉。

凤姐,姓王名熙凤。“凤”即“凤凰”,“熙”意为“光明”、“吉祥”,《诗·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集传》曰:“熙,明。”“熙凤”合起来即“吉祥光明的凤凰”意。曹雪芹对角色的命名从不虚假,大有深意存焉。太虚幻境薄命司判词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暗

示。判词册页上不仅画有“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同时流露了爱慕怜惜之意。“凡鸟”即“凤（凰）”的拆字。作者似乎是担心人们对“王熙凤”这个名字草草略过，在“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回又让说书的女先儿大讲《凤求鸾》故事，对“王熙凤”三字可谓做足了文章。

宝玉是《红楼梦》中的另一只凤凰，这点一般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传说中的“凤凰”不仅是吉祥鸟，同时也是有五彩色的美丽鸟。宝玉的外貌可谓风流倜傥，叫做“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含笑，即瞋视而有情”（第三回）。可称凤仪。对宝玉恨不能往死里打的严父，也觉得儿子“神彩飘逸，秀色

夺人”（第二十三回）。祖母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大人们溺爱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生的得人意儿”“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自然，在贾府儿孙辈中唯一“略可望成”的特殊身份，也颇应合凤凰卓尔不群，不与燕雀为伍的品性。事实上，小说中也曾直接将宝玉比作凤凰。一处是“贾宝玉路谒北静王”时，北静王向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第十五回）单独地看，这当然是一种奉承谀美之词，然而通体联系起来，则这里的“凤凰”之说并非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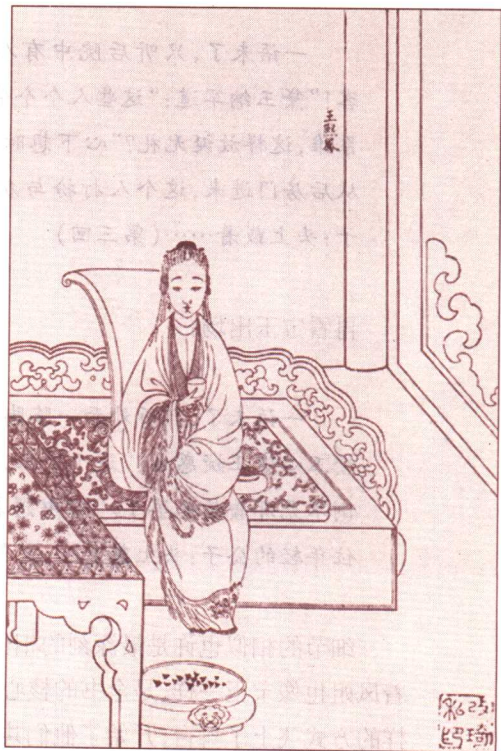


贾宝玉

指。另一处在第四十三回，凤姐生日那天，宝玉私自出门祭奠金钏，大家不知所以，待宝玉回来，等得发急流泪的玉钏儿便收泪说道：“凤凰来了，快进去罢，再一会子不来，都反了。”贾母、王夫人等众人也“真如得了凤凰一般”。玉钏儿称呼宝玉的“凤凰”，对文本以外的读者来说，未免有些突兀，然而在她脱口而出的表达来说，却是那么轻易、自然。几乎可以肯定，这词就天天挂在她们嘴边，“凤凰”乃是玉钏儿和女儿们对宝玉的共识和惯称。

红楼二凤说明了宝玉和凤姐在《红楼梦》中的核心位置，他们正是全书的结构核点。有道是“马中龙，人中凤”。宝玉的这种特殊位置较容易看清，因为《红楼梦》就是以宝玉的眼睛来看来写的，而同时他自己又是被看被写的核心，甚至有不少论者把《红楼梦》视为宝玉自传，而《红楼梦》的异名《石头记》、《情僧录》对这种观点也有所支持。与此相对，凤姐的核心位置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尽管他们能够直观地感觉到全书之中凤姐的笔墨也许只会多于而不会少于宝玉。

凤姐的这种核心位置，其实在第二回第三回之中就端倪初露。第二回第三回主要是为角色介绍、角色登场而特别设置的。其间笔墨的多寡、位置的安排都体现了作者的用心，甚至直接决定了角色在全书中的地位。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众角色时，就单单地突出



王熙凤